玲玲：

你好！

这段时间想了好多话想和你说，有点担心自己说不清楚，好像刚开始的时候总是这样不知从哪里开始，不知道学文科是不是会好一些，其实有许多人和我说过，我说话是个典型的理科生(理科生不背这个锅，小声bb)，文学素养跟不上，要好好学习语文，要好好和志涛学习呀，也要好好和你学习。

相识是在九月吧，第一次见你，你好像很安静，说话也细声细语的，说起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又很坚定，后来，我们各自都走走停停，时而相见，时而分别，以后或许也会继续走走停停吧。

记忆中好像格外喜欢给你分享照片，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头的，渐渐就成了一种习惯了吧。上海的黄昏和落日，昏黄的暖色调好像可以治愈似的，总是拍的很多，还有单位的窗外，天空黑压压的，窗子上映射出的灯光看起来很像外星人，在快要下班的傍晚就忍不住按下了快门，那天拍完照片没过多久就下起了雨，淅淅沥沥，也没有很大。也拍过好多晴朗的天空，那里的天空很蓝，也许是海拔很低，光线穿过大气层的时候许多波长的光线被过滤，就显得更蓝了，很像榆中的五月份，因此常常感觉自己还在学校一样，工作的节奏都好像慢下来了似的，甚至还可以品味一下生活，想来实在悠然。但好像没有和你分享过这些照片，武汉和杭州的照片好像也没有，也着实是有点遗憾了，要不就留到以后吧，如果有机会。

能认识你，我太幸运了，许多次从你感受到温暖和力量。流浪在外的时候也常常有机会和你聊天，有些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的事情也和你说过一点点，也听你激励的话语。这么长时间，好像没有和你说过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。小时候爷爷对我很严厉，其实不止对我，他对所有人都很严厉，许多时候我很怕他。不是怕他打我，他几乎从来没有打过我，有一次犯了错，爸爸打我的时候，他一直护着我，许多年过去了，早就忘记是什么错，却永远也忘不掉他护着我时的执着，即使爸爸都打到他身上了，也一点儿不放弃。大概是权威吧，还有深深藏在大男子背后的羞于言表的爱，说不出口也依然滚烫又热烈。不管尽了多少努力，想挣脱这样的性格，生活总是满满的都是他们的影子，爷爷的也好，爸爸的也好，压力和担子在自己肩上的时候也不愿意和他们分享，或者这就是孤独？当然也没有太孤独，有许多人我可以分享，所以应该也不配说得上孤独，也或许如此，我应该经历更多的孤独，管他呢，向前走就是了，往事想追也追不回来了，执着的也总会放下的。

那些时间，你逃离我现在看来真是很明智的，我是一个漩涡，将你带进来也并非好事。在你身上我感受到热情、对人的友好，也在别人的身上感受到生性薄凉、冷漠无情，这些已经让我很知足了，或许也很塑造我吧，也或许我就是这两种极端的综合体，让你备受煎熬。从上海准备回兰州的时候有点担心，回去之后会不会就成长很慢了，直到前几天也都是这样认为的，回来这么长时间，好像除了那些数学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增长，眼界，见识都停留在要回来的那个时间，经济嘛，回到了解放前（哈哈哈，真穷，不是哭的），或许就需要时间的积累吧，这几天就突然开朗了，放不下的终究要放下，执着的总归会平静下来。大概我们也就是这样错过了吧，你是不是在怪我心狠，说不联系就那么长时间也不联系，冷漠无情。

我又回过头看了一遍我们的聊天记录（记性不好，请你原谅），一点一滴，你回家之后的记录，因为那段时间手机恢复了一次出厂，找不回来了，或许也是告诉我应该忘记那一部分吧，但愿过一些时日我就忘掉。考完试我看了一部动漫，我是江小白（不是酒啊），男主因为一些事情忘记了自己十多年的记忆，如果可以，我也愿意，忘记总是要比记在心里容易一些吧。

就写到这里吧，如果可以，我更愿意你忘记我，只记得曾经有人和你靠的很近，后来，我们都选择了自己。

即颂

近安

亮亮谨启

庚子、子支